

东周时期“被发”的考古学解读

王 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102)

内容提要:“被发”最早出现于先秦文献,是吴越、戎狄地区的主要发型。考古学发现与研究表明,东周时期的“被发”并非单一的一种发型,而是包括剪发、发辫、垂髻在内的发式系统,相对于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为中心的中原发髻,不仅具有形态上的差别,还间接反映了中原与边远地区在文化传统、社会发展进程等方面的差异。

关键词:东周 被发 发式系统 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892.23

文献标识码:A

“被发”一词曾广泛出现于中国古代各种文献典籍,最早可追溯至东周时期。从字面意义看,“被发”当与某种发型密切相关,于是,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也常使用这一称谓作为讨论某些历史问题的论据。然而,东周时期的“被发”,其内涵本身是存在争议的。曾有学者从语言学、训诂学等角度关注过类似问题,但作为一种历史产物,“被发”所反映的远非文字差异这么简单,而是涉及到族属、文化特征、历史变迁与交流等诸多复杂问题。本文拟从考古学角度对东周时期“被发”一词的内涵及相关问题略作分析。

一 文献记载与学界诸说

有关“被发”的记载集中出现于东周文献。《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云:“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杜预注:“被发而祭,有象夷狄。”^[1]《战国策·赵策》云:“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瓠越之民也。”^[2]《论语·宪问》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3]《韩非子·说林上》:“鲁人身善织履,妻善织缟,而欲徙于越。或谓之曰:‘子必穷矣。’鲁人曰:‘何也?’曰:‘履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缟为冠之也,而越人被发。以子之所长,游于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4]《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记载:齐景公曾“被发,乘六马,御妇人,以出正闾。刖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惭而不朝”^[5]。以上

诸多文献记载反映了东周时期的“被发”以及“被发”一词的应用。

汉代文献中也有对“被发”的相关记载,但所记载的内容多为对东周状况的描述。《淮南子·原道训》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6]《后汉书·西羌传》:“羌无弋爰剑者……又与鬲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7]

综合东周两汉文献,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关于“被发”的记载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将“被发”作为一种发型,指代夷狄、西羌人之发或越人之发,早期文献中对这一方面涉及较多;其二,将“被发”描述为一种非常态发型特征,主要出现于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根据《晏子春秋》的描述,齐景公“被发”甚至为别人所耻,可知“被发”在当时的齐国被视为“另类”。

就国内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对“被发”的讨论面广,牵涉的学科多,包括语言学、文献学、训诂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在内的多个学科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了“被发”及其反映的相关问题。综合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对“被发”的内涵及性质的讨论。这是认识“被发”本身及相关历史问题的基础,因此关注的学者较多,产生的分歧也较大。关于“被发”的性质,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被发”是

收稿日期 2010-09-14

作者简介 王方(1981~),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唐考古。

一种发型,这种认识比较普遍,具体讲有披散发、辫发说、索头说、剪发说种种。曹彦生先生认为“被发”是指“不挽不束,头发自由下垂”^[8]。程溯洛先生根据刘宝楠《论语正义·宪问》,认为“‘被发’或‘编发’,古可通指”^[9],并进一步根据《汉书·终军传》“殆将有解编发”颜师古注“编,读曰辫”^[10],指出:“‘被发’、‘编发’,古可通指辫发。”尚衍武先生也赞同这一观点^[11]。也有学者认为“被发”就是“索发”或者“索头”,其形态应该是留蓄全部头发后披,长到一定程度后以绳索在发端扎系^[12]。讨论最为普遍,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当是“被发”为剪发说,贾齐华先生认为“被”字与“披”字为通假字与本字的关系,“披”字有“剖开、断开、分开、斩截”之义,故“被”也有剪断的意思,“被发”与“剪发”词义相同^[13]。但大多数学者就此问题持反对意见,认为“被发”与“剪发”不能完全等同。吕丹先生从音韵学和训诂学角度出发,论证“被发”不能释为“剪发”,并进一步指出越族发式实为剪断其发而被之,是一个发式在成型过程中顺接的两个步骤^[14]。汪少华先生则进一步指出“被发”与“剪发”并不排斥,可以集于一头,由于观察角度的差异而造成称谓上的不同^[15]。另一种观点认为“被发”并非指代某一种发型,而是多个发型的统称。此说虽鲜有学者关注,但却不乏见地。陈建生先生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发式》的开篇就提到这一点,但遗憾的是,文章并未就“被发”的种类、形态等方面展开论述,最后结论中也并未就文章观点进行重申,使得对“被发”的指代以及与其他发型关系的认识仍很模糊^[16]。

第二,是关于“被发”的分布及传承等相关问题的探讨。目前,还没有学者对“被发”分布及源流问题做综合性研究。民族学学者也只是在介绍某一民族的发式传承上对“被发”偶有涉及,其关注点仍是以族属为研究对象。在这种论述中,“被发”这一概念只是直接用作论据,尚无法进入到研究层面。就目前学者的观点,多半是依据文献记录而来,因此没有太大分歧。择其要点而述之,东周时期,“被发”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一个是东夷、百越地区,另一个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地带。

第三,是对“被发”的族属或部落的关注。这一问题其实是与“被发”的分布相联系的。东北至西北的广袤地区,曾先后活跃过多个游牧民族或部落,他们的生活习俗类似却又不尽相同。根据张久和、傅宁以及曹彦生三位先生的研究,东北至西北地区的戎狄、东胡、匈奴、慕容鲜卑、拓跋鲜卑、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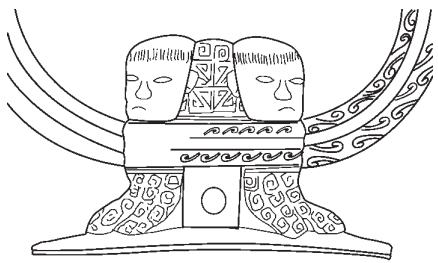
然、室韦等族都为“被发”^[17]。东南至华南地区是百越族的活动区域,有学者考证“被发”即是百越族的发式,徐恒彬先生认为这里所说的百越包括东方夷族、吴所在的“荆蛮”之地、越国、闽越、南越、西瓯、骆越、西南夷等地的部族^[18]。也有学者提出“被发”乃南越女子的特有发式^[19]。

从目前与“被发”相关的文章看,研究成分偏少,多半仍是对文献记载的直接摘用;另一方面,文献记载的本身也存在以讹传讹的现象,从而导致后来学者的认识含混与意见分歧。如前文所引,《淮南子·原道训》中记载“被发文身”,高诱注为“被,翦也”,这是很多持“‘被发’即‘剪发’”说的学者的直接论据。清代学者王念孙在《读书杂志·淮南内篇》中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在“被发文身”条下考证:“诸书无训‘被’为‘翦’者,‘被发’当作‘鬻发’,注当作‘鬻,翦也’。”^[20]因此,仅依靠文献来解释文献势必造成认识的复杂化,无助于解决问题,应当在方法上寻求新的途径来进行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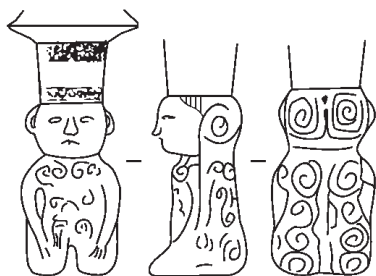
二 东周“被发”的考古学解读

“被发”问题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东周时期,但鉴于边远少数民族在发型上的传承性,本文在重点分析东周发型的基础上,也涉及少量汉代的“被发”情况。根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的“被发”可见于东南至华南的百越地区以及西北至北方的游牧地带。这两个地区的考古发现虽然较中原来说数量有限,但依据目前所见的可辨发型的人物形象,两个地区的发式造型差异是很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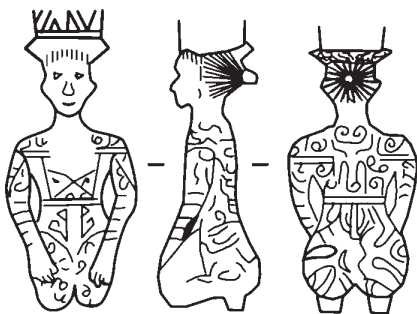
考古发现表明,东南地区人物发型的主要特征是额前留平齐剪发,具体表现为以顶骨为界,头发分前、后两个部分。前部从顶骨至眉际可见平齐剪发,正面视之,平齐发线则由眉线处向两边延伸至双耳上方,不覆耳;后部则表现有多种形式。江苏丹徒北山顶84DBM号墓中出土有1件青铜悬鼓环(M:25)和1件青铜鸠杖(M:24),年代为春秋时期。悬鼓环座的一部分刻跪坐的四个人形雕像,其额前均为平齐剪发,由于四人相背而坐,其发型的后部连接在一起,不易分辨(图一);鸠杖的杖墩末端亦为一跪坐人形雕像,其头顶上部由于嵌入杖体,额头上部是否为平齐剪发尚无法判断,但耳部上端可见平齐剪发,后部中间雕刻有一根短小发辫,左右对称雕刻两卷云纹(图二)^[21]。浙江绍兴漓渚镇也出土有一件青铜鸠杖,年代为春秋时期。杖墩末端亦为一跪坐人形雕像,额前及双耳上部可见部分平齐剪发,后部束有一个小髻(图三)^[22]。绍兴市坡塘306号大墓出土有一件铜质房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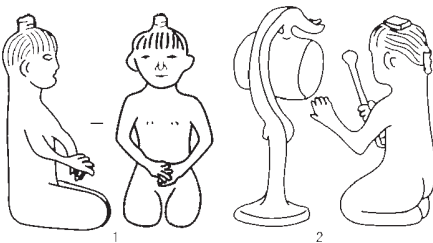
图一// 江苏丹徒北山顶悬鼓环座人形雕像



图二// 江苏丹徒北山顶青铜杖墩人形雕像



图三// 浙江绍兴漓渚青铜杖墩人形雕像



图四// 浙江绍兴坡塘306号墓铜屋人物雕像

(M306:13), 年代为战国初期。铜屋内为6个人物演奏歌唱的场面, 其中两人为女性, 其余为男性, 所有人物均梳有从头顶垂至眉际的平齐剪发。不同的是, 女性后部的全部头发在头顶扎结一小髻, 男性则将后部全部头发在脑后纵向扎结, 形态狭长(图四:1、2)^[23]。

综合东南地区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到, 人物发型的前部都比较相似, 为齐眉剪发; 后部头发有扎结、盘桓小髻或垂辫等多种形式。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无论是小髻还是发辫, 都紧贴头部, 十分狭小, 可见发量稀少。据此或可认为, 这些造型应该是在先剪短的基础上再进行的修饰。至于为何后半部发型会略有差异, 其原因存在多种可能。从这几件器物的出土地区看, 现今的江苏丹徒地区春秋时期地处吴国境内, 而绍兴地区东周时期则基本属于越国。根据其他随葬器物, 北山顶墓葬多出有吴文化器物, 而绍兴地区的出土器物则更多具有越文化特征。据此, 可以认为两地墓葬出土人物发型的差异很可能是由族属的不同而造成的。另外, 绍兴306号墓铜屋的人物, 不同性别间的发型差异也十分明显, 可见性别也是造成发型区别的重要原因。但是需要强调的是, 东南吴越地区的人物发型虽然存在一些差异, 但剪发仍然是其最重要的特征, 即使不同造型间略有差异, 也都是在剪短头发的基础上完成的。

西北及北方地区是一个较为模糊的地理概念。东周秦汉时期, 这里曾是戎狄、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活动地带。这一地区有关发型的考古发现集中在现今的新疆、内蒙古及周边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 这一地区的人物发型主要为发辫和垂髻两种形式, 新疆地区青铜时代文化中以发辫发现居多, 且数目不完全相同; 内蒙古及周边地区则多见垂髻, 其形象表现为将全部头发拖垂于背部, 并在发梢末端捆扎固定。如新疆且末县扎洪鲁克的一座圆形竖穴墓葬(89QZM2), 墓中所葬死者为一老年女性, 其发型为左右分梳的两条发辫, 从两耳后垂下, 并系有红色头绳^[24]。新疆吐鲁番阿拉沟的一座竖穴木棺墓葬(86TOAM:31)曾出土有一段长约20厘米的发辫, 头发呈黑褐色, 编发形式是先将头发分为25股小发辫, 再将每5股小辫合编为一辫, 最后再将已经编好的5根辫子编为一根大辫^[25]。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地许多墓葬中也可见到头梳发辫的女性死者, 这些发辫的数目有2、4、6、8根不等^[26]。不仅如此, 考古发现还可见使用假发辫的情况, 甚至同一墓葬出土有多条假发辫。如新疆哈密艾斯克霞尔墓地M2, 下层墓主为一老年女性死者, 其身旁放置一条假发辫^[27]。在北方地区, 根据内蒙古及周边地区东周至两汉的考古发现, 这里的人物发型以垂髻为主。辽宁西丰西岔沟曾出土有若干件表现武士活动的青铜饰牌, 年代相当于西



图五// 陕西西安客省庄武士摔跤饰牌

汉早期,这些人物头发全部后披,并在背部扎结^[28]。陕西西安客省庄也出土有一件类似的青铜饰牌,其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饰牌上表现有武士摔跤的场面,发型也表现为明显的背部垂髻(图五)^[29]。同样的发型也可见于山西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出土的一件青铜牺盘上(M126:541),牺背上一人双手执盘,垂髻上的发带清晰可见^[30]。

西北及北方一带的发型分别以发辫和垂髻为主要特征,很可能是由于分属于不同族属而造成的。众所周知,北方长城以北地区曾先后是林胡、娄烦、东胡、匈奴等部族的范围,饰牌上表现的狩猎、摔跤等活动正是这些族属真实的生活写照。长治分水岭出土的青铜牺盘虽不是出自北方地区,但长治地区在战国时期曾先后属于韩国、赵国的势力范围,“远在三家分晋之前,从赵简子开始,赵氏家族就开始了向北方戎狄地区拓展势力的努力”^[31],可见长治及周边地区与戎狄的交流是比较频繁的。这件青铜器上的擎盘铜人也极可能代表了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人物形象。新疆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相当于中原的东周时期,黄文弼先生认为吐鲁番盆地及周边地区是车师及山北六国的主要分布地区。车师是生活在新疆东部地区的一支古老民族,在战国、西汉时期和汉王朝、匈奴及当时新疆的其他一些国家都有很密切的联系^[32]。张玉忠先生也根据墓葬封丘的分布规律、头骨钻孔习俗、随葬器物以及体质人类学特征等判定这些墓葬为车师上层人物墓葬^[33]。

由此可以看出东南地区与西北、北方地区的人物发型存在显著差别,这与文献记载的两地均为“被发”显然是不相吻合的。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似应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并结合历史背景来思考分析。东周时期,东南、西北地区尚不属于以华夏为中心的势力范围,相对于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为中心的中原,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正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34]。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无

论东南还是西北地区,边远地区的部族皆为蛮夷之属。从两个地区的关系看,均是相对于华夏中原的边远地区,因此,很有必要对当时中原地区的发型略作考察。

大量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东周时期中原地区以发髻为主,男性于髻上另外加冠。由于文化、身份、等级等方面的差异,中原地区人物发型的外在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如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女性喜好偏左高发髻,河南信阳黄君孟夫妇墓的女性墓主即梳有这种发髻(图六)^[35],山东临淄赵家徐姚出土的舞女陶俑,除梳有偏向左边的高髻外,另加有假发^[36];长江中游楚地的女子则多为脑后盘中髻,如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帛画的女性人物即在脑后中部盘结一锥形中髻^[37],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M1出土的擎灯男性铜俑则将头发反结至头顶梳成扁长发髻,并于其上加冠^[38]。

对比中原地区与东南、西北地区的考古发现,相对于中原多于头顶或脑后盘结高耸发髻而言,边远地区的人物发型多披散或拖垂于背部。东南地区越文化所见的人物形象虽也可见发髻,但仍是在剪短的基础上盘结的,发量少而发髻形态狭小,与中原所谓的“发髻”仍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剪发仍是该地的主要特征。北方地区所见的垂髻虽也为一种发髻形式,但从整体外形上看,已与中原地区的发髻相去甚远,却与拢束在一起拖于后背的发辫甚为相似。从这点出发,结合相关的历史信息,相对于中原地区,东南、北方、西北地区的发型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相似之处:其一,同为披散或拖垂于背后,而非将全部头发盘桓于头部,外在形态简单,正如古文字学者所指出的:“‘被’的本义是



图六// 河南信阳黄君孟夫妇墓女性墓主发髻

‘被子’,引申为‘披在身上’……‘被’和‘披’既是古今字,又是本字和通假字。”^[39]其二,梳有类似发型的人群均处于不发达的社会发展阶段,很多还保留有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组织形式。与中原地区相比,还未被赋予太多的等级、礼仪等复杂观念和文化内涵。其三,简单的发型多与当地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相适应,发型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如东南地区的剪发很可能与当地湿热气候有直接关系,西北地区的厚重辫发则更有利于保暖防寒。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考古发现所见的剪发、发辫、垂髻应当同属于文献记载的“被发”范畴。如果此说无误,那么“被发”一词当不是专指某一种发型,而是一种对中原以外周边部族的发式统称,是相对于中原地区冠冕、发髻这样的衣冠文明而提出的一种发式系统。从指代意义上讲,“被发”是当时中原人取其发型特征,对周边诸部族的一个代称。正如《论语·宪问》中孔子所发出的感慨:“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明确地指出了华夷的显著区别,“被发”与“左衽”一样,是这些部族在发型上区别于中原地区的重要特征。同时,“被发”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周时期周边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在生活习俗、审美观念乃至社会形态等很多方面都与中原地区存在巨大差异。

三 余论

就“被发”一词的演变、发展而言,其拖垂于背的特点在后代文献描述中没有太大变化,所有具备相似特点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发式都可被冠以“被发”的称谓。但是随着秦汉帝国的建立和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被发”的分布地区和族群在不断缩小,作为一种发式系统的概念在不断淡化。西汉早期,中原地区的女性已开始出现垂髻,汉景帝阳陵陪葬墓出土的彩绘陶女俑就梳有类似发型^[40]。两汉时期,东南、华南的百越地区在发式上已经与中原地区无太大差别。到了魏晋隋唐时期,“被发”已被专门用于指代北方少数几个游牧民族的发型,如《周书·突厥传》载:突厥“其俗被发左衽……犹古之匈奴也”^[41];《南齐书·魏虏传》记载拓跋氏“匈奴种也,姓拓跋氏……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42]。这一时期,“被发”是相对于“髡发”而言的,特指“留蓄全发而后披”的一种具体发型。“被发”的这种变化正是中原与周边部族文化不断交融的结果,是在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下文化不断趋同的深刻反映。

作为服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型研究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其重要性自然无需

多言。但是,就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来说,仍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一方面,目前所有的研究基本都依据文献,文献在传承过程中难免会对前人记述全搬照抄或以讹传讹。另外,文献对某些事物的描述往往有名而无形,很容易使后人根据个别词汇产生主观臆断,而运用考古材料有助于对事物客观的认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考古材料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要尽可能全面了解考古材料的相关信息,科学运用,避免以偏概全;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很多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在每个历史阶段,一定事物的内容不尽相同,这往往是产生分歧的主要症结,考古学研究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原则或可为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 [1]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僖公二十二年》,《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3936页。
- [2]《战国策》卷十九《赵策二》,《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47页。
- [3]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四《宪问》,《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5457页。
- [4]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卷七《说林上第二十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41页。
- [5]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卷五《内篇杂上》,《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315页。
- [6]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一《原道训》,《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2年,第38页。
- [7]《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5页。
- [8]曹彦生:《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式传承》,《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第1期。
- [9]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皇疏云:‘被发,不结也。’礼男女及时则结发于首,加冠笄为饰;戎狄无此礼,但编发被之体后也。”《皇清经解续编》卷一五五,凤凰出版社2005年。
- [10]《汉书》卷六十四《终军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817页。
- [11]尚衍武:《中国古代西北民族辫发与断发考释》,《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 [12]张久和、傅宁:《东胡系各族发式考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 [13]贾齐华:《也论“被发文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 [14]吕丹:《“被发”“断发”两不同》,《咬文嚼字》2005年第8期。
- [15]汪少华:《“被发文身”正义》,《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2期;《再论“被发”》,《语言研究》2008年第4期。

- [16]陈建生:《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发式》,《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 [17]张久和、傅宁:《东胡系各族发式考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曹彦生:《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式传承》,《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第1期。
- [18]徐恒彬:《“断发文身”考》,《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
- [19]彭年:《“束发椎髻”非南越之俗——兼论束发之俗的起源及其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 [20]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九《淮南内篇》,中华书局1991年,第770页。
- [21]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
- [22]蔡晓黎:《浙江绍兴发现春秋时代青铜鸠杖》,《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 [23]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绍兴地区文化局、绍兴市文管会:《浙江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 [24]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且末县扎洪鲁克古墓葬1989年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2年第2期。
- [25]吐鲁番地区文管所:《阿拉沟竖穴木棺墓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
- [26]阿合买提·热西提:《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地》,《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
- [2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市艾斯克霞尔墓地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6期。
- [28]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81~83页;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第8~9期。
- [2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38页。
- [30]韩炳华、李勇:《长治分水岭东周墓》,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01页。
- [31]金久红:《胡服骑射与华夷之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6期。
- [32]黄文弼:《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8~59页。
- [33]张玉忠:《天山阿拉沟考古考察与研究》,《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
- [34]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八《成公十五年》,《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4988页。
- [35]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
- [36]临淄区文化局:《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赵家徐姚战国墓》,《考古》2005年第1期。
- [37]中国绘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绘画全集1(战国—唐)》,文物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彩版一。
- [3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考古》2003年第7期。
- [39]汪少华:《再论“被发”》,《语言研究》2008年第4期。
- [40]汉阳陵考古陈列馆编:《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86~107页。
- [41]《周书》卷五十《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909页。
- [42]《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983页。

Interpretation of “Bei Fa” in Eastern Zhou from the Vision of Archaeology

WANG Fang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

Abstract: The vocabulary “Bei Fa” first appeared in literature before the Qin Dynasty, which was described as the main hairstyle in Wu & Yue and Rong & Di area.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nd researches have showed that “Bei Fa” is not a single kind of hairstyle in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but a hairstyle system including “Jian Fa”, “Fa Bian” and “Chui Ji”. Comparing with the central parts of China, “Bei Fa” not only showed the differences in style but also reflect indirectly the differences on cultur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etween central and remote areas.

Key words: Eastern Zhou Dynasty; Bei Fa; hairstyle system; Archaeology